

来自人与土地的声音

风起时

这片土地是怎样的场景

风过后

它留给人的心灵是怎样的震颤

张凯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来自人与土地的声音

张凯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风 / 张凯著. —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17.10
ISBN 978-7-204-15060-1
I . ①大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8698 号

大风

策 划 朱莽烈 石金莲

作 者 张 凯

责任编辑 朱莽烈 高 彬

封面设计 刘那日苏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

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40 千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5060-1

定 价 28.00 元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 (0471) 3946298 394626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, 联系电话: (0471) 3946120

引言

爷爷一声长叹。

我感到我的耳旁刮起一股强风。

—

临明，我的头发着火了，从当脑门“吱啦啦”一下烧到了后脑勺，两个脸蛋儿被烧得火辣辣的疼，我忙用双手灭火，可怎么也灭不掉……我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端坐而起，伸手摸摸脑袋，头发原样活着，并没被火这个家伙烧死。一看，原来是一束贼亮扎眼的阳光烧在我的枕头上，是它让我做了这个脑袋着火的噩梦——它险些点燃了我的头发，烧伤了我的脸。我顺着光束望去，见门楣上有一只白蜘蛛吊在一根红丝线上。我跳下炕，赤条条来到门口，定睛一看，它不是白蜘蛛，是一颗用红线拴着的大门牙。仔细端详半天，我认出来了，它是爷爷的一颗牙。

我闭上左眼瞅着它，用劲一弹，大门牙像一只来了激情的小猴子，悬在高空荡起了秋千。要不是尿急，我还要和它玩耍一阵

子哩。我跑到当院，叉开双腿，一条银蛇“唰啦”一下窜到地面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条小溪，载着无数个小太阳向低洼处流去。我尿出最后一股尿，不禁打了个激灵，又打了个激灵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长长吐了出去。哎呀，那感觉舒活极了，就好像正口渴难忍之时，有人给我吃了一根彻心透凉的冰激凌那么爽！我举起双臂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见爷爷正在院外的老榆树下给土种黑公牛牛娃梳理着毛发。

黑公牛全身油黑锃亮，体魄硕健，斗大的头上，两只犄角像两柄弯曲的杀猪刀直刺天空，两颗铁色如锤的大卵蛋在胯下威风凛凛、直砸大地。从阳光团子里看去，它浑身冒着一股股无穷的力量，就像一位威猛的大力士。

看着它，我顿觉有一股雄风从我的脚下顶了上来，不由两拳一攥，从地上一下弹到了半空，只听“哞”的一声，把我吼得从半空中掉下来了。牛娃又吼了一声，我见它胯下的那两颗铁色大卵蛋也随之多了一多。它看着杏花婶牵着她家漂亮的小母牛，也要跟着去，却被一根结实的缰绳拴在了榆树根上。

“杏花，下地去呀？”爷爷直起像背着一座小山丘一样的腰背望着杏花婶。

“是哩，叔。”杏花婶一脸阳光明媚。

“哦，这天红光光的，一滴雨也不下，种进地里的种子芽都发不了，再不下雨，这地怕是连青苗都捉不全哩。”爷爷望着长天说。

杏花婶也抬头看了看天：“叔，依你看，近期有雨没？”

爷爷望着天空，摇了摇头。

杏花婶叹了一口气，对爷爷摆了摆手，拉着牛向我家门前的那片树林走了。

吃过早饭，爷爷领着他的黑公牛牛娃和他的孙子牛蛋我，爬上我家东侧的山圪蛋（山丘），来到他小时候栽种的大榆树下，

抬头望着树冠。树上榆钱儿稀稀拉拉的，看上去，垂头丧气，一树萎靡不振的样子。

爷爷望着它，不禁一声长叹。

我问：“咋了？”

爷爷没说话，望着天空。

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只有一坨燃烧的太阳。

我发现，一股惆怅在掩埋着爷爷沟壑纵横的脸。

过了一阵儿，爷爷又长叹了一声，背起手向下走去。

我们没顺着小路走，踩荒下了山坡，走进沙蒿地。沙蒿生长出的新叶早被羊吃掉了，一片枯黑枯黑的。我和爷爷在沙蒿地里走着，尘土从我们的脚下腾起，漫过脚面，窜到了裤腿上。尽管现在是农历四月交五月间的日子，也是大地万物生机蓬勃的日子，不知伊克昭大漠高原怎么得罪了老天爷，至今没给我们卡巴什下过一场雨，使这里的土地一片热烘烘灰蒙蒙的。在我们路过一片农田时，爷爷跪在地上，用双手刨着已耕种了的田地，刨了半天也没刨出一把湿土。他捡起几粒玉米种子看了看，种子没发芽，还原样埋在土里。他把种子一粒一粒拣出来，放在一旁，从深洞里挖出一把土，抔到鼻子上闻了闻，伸出舌头舔了舔，又在嘴里吧唧了吧唧，忙唾了出去。

我问：“咋啦？”

爷爷叨咕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

“甚？”

爷爷又唾了一口，说：“寡淡得很！”

“甚寡淡得很？”

“土。这土干瘦得很，一点土香味都没有！”

随后，爷爷又从深洞里挖出一把土，两手一搓，像过筛子一样，土从十指间喇啦啦地漏下去了。接着，爷爷把刨出来的土原

样填了回去，又把放在一旁的玉米种子一粒一粒摁进土里，用手把土往瓷实拍了拍，抬头看着这方土地。

土地一片灰白，上面燃烧着一层火焰团子。

当我和爷爷和黑公牛来到低滩牧场时，牧场上已布满了灰不溜秋的羊群，那些牛马驴骡大牲口在羊群中左一下右一下地甩着尾巴，啃食着光秃秃的草。

爷爷把牛娃放进草牧场，扬头望着畜群，见它们用蹄子在草滩上刨刨，再低下头啃啃。那些牲口每啃食一口雪白的草根，就像啃在了爷爷的心尖子上，他不忍心看了，望向了东边的打仗圪蛋。打仗圪蛋光秃秃的，下边是一片沙蒿地，过了沙蒿地，不远处是大树林，一条小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过狭长的树林，在林荫中波光一闪一烁地缓缓流淌着。跳过林子那边不到一里地，是卡巴什乡人民政府。

爷爷望了一阵那儿，转过身向低滩西边看去，见几个村人坐在一行大沙柳的阴凉下说着话，便领着我向那儿走去。

老远，他们那哈哈大笑声像欢快的锣鼓把我们的的心一下子抓过去了。这，让我和爷爷有些急不可待，放快脚步向那儿走去。

三老婶大笑着，见我们走来，向爷爷招了招手。

爷爷问：“这是打烂笑罐子啦还是发暗财啦，能把你们高兴成这样？”

一个老汉指着三老婶对爷爷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婆儿痒痒得不行了，快给想想办法吧！”

几个老男人又大笑了，笑得口水流到下巴颏儿都没得空擦。三老婶往起一跪，吼道：“气死我了！看我咋收拾你这个老没牙的！”

“哎呀，不敢，可不敢。”那个老汉忙求饶道，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经不住你收拾啦，我现在是有枪没子弹啦。老妹子，我

投降，我投降。”

爷爷呵呵地笑着。

三老嫗爬过去要脱老汉的裤子，老汉站起就跑。

一通玩笑过去，几个老人擦了笑出的泪，抹了胡须上的口水，坐在一起又拉起了家常。

我听见沙柳上有鸟儿在啾啾地叫，便捡了几颗卵石，钻到沙柳下去寻它们。没走几步，透过枝叶见一只绿鸟站在树枝上唱着歌，我甩开手将石头向它投去，它“嗖”的一下不见了踪影。我又去找它没找着，却找到了一对羽毛艳美的鸟儿，在树梢上一蹦一跳地表演着二重唱。为看它们精彩的表演，我没出手，蹲在沙柳下静静地观赏着。忽见一只跳到另一只背上，欢天喜地地晃了又晃，并啾啾唧唧地唱着。随后，上面的那只鸟跳在树枝上，翅膀一展，抬起爪子“喇啦啦”地一蹬，啾啾叫了两声，好像在说“这不是好来来，这不是好来来”，说完，它俩飞走了。

两只鸟儿翅膀一展扇起了一股风。

说来也怪，我的耳边就呜呜地刮起了大风。

向上看，天蓝蓝的；向下看，地灰蒙蒙的。但，我的耳边却风声呜呜，随之身子也东倒西歪了起来。

我害怕极了。

这是因为那天早晨，哦，也就是我一闭眼一个千年过去了、一睁眼另一个新千年开始了的那天早晨，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，爷爷领着他的黑公牛牛娃和他的孙子牛蛋我，踏着积雪，走到我家房侧的东山圪蛋上，站在他小时候栽种的老榆树下，望着东际山峦上那粉红色的天空和几道霞光一声长叹，我觉得我的耳旁刮起一股强风。他说：“以后，咱们的牛，咱们的羊，咱们的房，咱们的地，连同咱们的人，怕是要被大风一起卷走哩。”他的这话把我吓出了毛病，至今，只要一有风动，我就会有一种强烈而

莫名其妙的感觉：耳边大风呼啸，身子也在往起飘浮。这感觉，让我害怕死了。

自从那日起，我特别担心刮大风，怕哪天被大风把我刮到天上去。而今虽然无风走动，但我听见了风声，而且感觉到这风劲儿还不小，于是忙跑到爷爷他们身边。

“起风了！”我吼道。

爷爷们一听我吼，扬起头看着大天。

“牛蛋，大白天说甚梦话哩！”三老婶说，“蓝个莹莹的天上，连一朵云都没有，哪来的风？”

“云被风刮走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娃娃，”那个老汉说，“这树梢梢不摆，风尘尘不动，胡说八道哩！”

爷爷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

他对我点头，甚意思？是赞许我呢？还是他也感觉到了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反正，在这明净的天空里刮着明净的大风。

这风，清清的、鲜鲜的、硬硬的、爽爽的。而且，我还感觉到，这风是从蓝色的内蒙古高原上刮起，不一会儿就刮进了伊克昭大漠高原，接着就吹进了我们卡巴什的每个角角落落，亲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株树、每片叶、每根茎，亲得它们欢呼而跳跃、前仰而后合，哈哈大笑不止。可惜，他们的皮太厚，这么清新、这么阳光、这么鲜活的风，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感觉到。

我说：“你们的皮太厚！”我又硬硬地说，“不信？不信你们等着瞧！”

他们认为我在胡说八道，不理睬我了。

他们根本没把我这个孩子的话当一回事。

他们，他们太老了！太没灵性了！还不如让大风赶快把他们卷走！

我在我这小娃娃的心里这么怨恨着他们，而他们却堆在一起，还在一个劲儿地叽叽喳喳、嘻嘻哈哈着。讨厌死了！

他们不理睬我，我也不搭理他们，回头向大树林那边望去，猛然看见两股不大不小的龙卷风向这边席卷而来。我正要尖叫，定睛一看，是两辆小汽车卷着两股尘土，在开阔的沙蒿地里的土路上行驶着。接着，它们穿过林间小河，驶上了坚硬的白色大道，向低滩牧场开来。

汽车进入牧场中央，停下不走了。

从两辆小汽车上跳下五六个人，四下望着整个低滩牧场，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。其中一个人手里举着摄像机，在给那些指手画脚的人和低滩牧场上的畜群录着像。

“是来买羊的吧？”

“不像。”

“我看是乡上的干部又馋羊肉了。”羊倌马三贵望着那些人。

三老婶说：“这羊刚吃了几天青草，那肉也不好吃呀。”

“依我看是上面来了领导，到咱这儿视察哩。”武大山说，“你们看，还有记者给他们录像哩。在电视上咱们见得多了，一有领导出场，就会有记者跟着。”

“是哩，”三老婶说，“还有警察哩。”

武大山望了望草滩上的那些人，回头两眼怪怪地盯着羊倌马三贵。马三贵歪着头：“看甚哩？”武大山嘴一咧，笑了一下。

马三贵见他一脸坏笑，又问：“鬼大山，你又安下什么鬼主意了？”

武大山指着草滩上那个扛摄像机的人，说：“看见了吧？一会儿记者给当官的录完像就会来采访咱们。三贵，你成名的机会来了。”

马三贵眼睛一瞪：“刚吃上青草，你就放开了青草屁！我一

个羊倌，成的个什么名？！”

马三贵骂武大山，武大山不恼，嘿嘿一笑：“只要你一上电视就成名了。你早做准备，得得劲劲给他们讲上几句。”

马三贵哈哈一笑，眼睛一撩：“狼吃鬼说没了的，人家会采访我一个羊倌？”

武大山说：“会！肯定会！一会儿要是采访咱，我们推举你。现在刚跨入二十一世纪，你用四溜句子给他们好好总结总结咱农民的美好生活，再给他们展望展望咱农民的美好前景。讲好了，你就一炮打响全世界了！这样，就会有好多黄花大闺女争着抢着嫁给你；这样，你打光棍的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。”

三老婶说：“三贵平时爱总结，总结得也好。这，谁也没得比。”

羊倌马三贵说：“快别听他驴吃蔓菁嚼圪蛋了！他的话就顶如我——”他把屁股一撅，放了一个亮屁。

一个亮屁把他们崩笑了。

三老婶咯咯大笑着，拍了马三贵一巴掌：“三贵，死下你家人的！生吃上啦？”

武大山不笑，一本正经地盯着马三贵：“哎呀，看把这后生气厥成个甚？病得不轻，快快快，赶快拉到兽医站给治治！”

“武大山！”马三贵也不恼，大笑着骂道，“你个老牲口，吃的人饭，崩的是毛驴屁！”

武大山一听，笑了，笑得实在喘不过气了，抱住马三贵，冲他的大胳膊咬了一口。

马三贵：“呸，这畜牲，偷咬人了！”

武大山更笑了。

马三贵看了看胳膊上被咬出的红印子：“快、快、快，我得赶快去防疫站呀！”

三老婶：“去做甚？”

马三贵一本正经：“哎呀，到防疫站，打狂犬疫苗去呀哇！”

“打狂犬疫苗？”

“你没看见？我刚才被疯狗给咬了一口！”

“哎呀，三贵三贵，死下你家人的，你今天是跟上鬼了吧？”

三老婶双手拍地，大笑着骂道。

武大山又要咬马三贵，马三贵忙站起跑到一边：“哎呀，今天赶是惹下老儿狗了哇，咋没想起拿一根棍哩！”

武大山往起一站，马三贵转身就跑。

武大山追着马三贵，见那两辆车开过来停在了路边，从车上下来几个人，他忙转身一路小跑迎了上前：“哟，李乡长，欢迎，欢迎啊！”

李乡长问：“你们又跑又闹的，干啥哩？”

武大山笑着说道：“混仗哩。”

爷爷坐在树影下没动，他们全上前和李乡长他们一一握着手。李乡长，我认识；那位公安，我也认识，是乡派出所干警，人们叫他刘公安；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也认识，是乡司法办主任刘纲，他腋下夹着一大卷纸。剩下的那两个人，我不认识，年轻一点的，身上挎着照相机，手里还提着一台摄像机；年龄大一点的，穿一身蓝色西服，手上拎着一个漂亮的牛皮包。看样子，他们一个是记者，一个是当官的。

武大山他们和乡领导、乡干部一番热情后，李乡长向爷爷走过来：“大爷，你好！”

他问候爷爷的声音很高。

爷爷回敬道：“好，好，李乡长好。”

“大爷，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出来干啥来了？”

爷爷笑了笑，望了望草牧场上的黑公牛，说：“多时不见，李乡长变得精神多了，说话都嗷嗷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李乡长笑了。但，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高。

三老婶说：“李乡长，和他说话不用那么高，小心把老汉的耳朵给震聋。”

“不是吧？”李乡长说，“他的耳朵还这么好使？”

“不仅耳朵好使，那眼睛也明亮着哩。”三老婶说，“这老汉成精了。夜里，老鼠跑过他能听得见；白天，二里路上飞的蚊子他能认出公母哩。”

“别听她胡说。”爷爷笑呵呵的，“要是能活成这样，我就成神仙了。”

“你本来就是神仙嘛！”三老婶又这么说。

李乡长不顾及他那套高档西服了，他盘腿坐在爷爷的怀前，说：“早听人说，大爷能掐会算，今天你算算，我们来干啥来了？”

“嘿，不要听人乱说。”爷爷说，“我没这本事。”

他们一听李乡长要爷爷算卦，个个像打了兴奋剂，一下把李乡长和爷爷围在了中间。那个记者见李乡长握住了爷爷的老手，忙端起相机抢拍了几张。

李乡长握着爷爷的老手，摇了摇。

“大爷，你给算一算嘛。”

三老婶、武大山他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劝着爷爷。

武大山说：“叔，你就给李乡长他们露上一手，让他们开开眼。”

刘公安也上来说道：“是啊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。”

羊倌马三贵往起一跪，说：“老叔，快不要谦虚了，我们都知道你有这能耐。”

爷爷不看他，看着李乡长。其实，李乡长不太相信这一套，但，不知他今天为何非要缠着爷爷给他们算卦。

爷爷不说话，用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看着他们。那目光，飞着飞着就飞到腋下夹着一卷纸的刘纲身上落下不动了。

李乡长又握住了爷爷的手，央求道：“大爷，我还从没让人算过卦。你呢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相求的人，你老就给我算算。”

爷爷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

“哎呀！这老汉，让你算算你倒把屁股撅到天上去啦！”三老婶子往起一跪，指着爷爷，“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人家李乡长让你算是抬举你哩！”

爷爷笑了笑，抬起手在指头上掐盘了一阵，扫了一眼刘纲腋下的那卷纸，又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。随后，爷爷歪着头撩起眼皮看着他们。

“看甚哩？看得我们心里发毛哩！”

爷爷对他们一笑。

他们问：“看出甚了？说吧。”

爷爷往起直了直他的驼背，双目盯着李乡长他们，但，爷爷就是不开口。这时，我发现李乡长两眼闪现出两道绿色的光芒，直直地照射着爷爷。

他们又催促，爷爷还是不开口。

这时，李乡长说：“大爷，但说无妨。”

爷爷头一仰，对着苍天念道：

十头畜牲九头困，
剩下一头活不成。
过个三年并五载，
荒荒乾坤复昌荣。

爷爷的话，三老婶他们没听懂，说：“这四溜句子我们弄不明白，你直说。”

爷爷“哧”地笑了一下。

“哎呀，神了！这老人家算对了！”李乡长往起一站，拍了拍巴掌，“我们今天来，就是要办一件‘荒荒乾坤复昌荣’的大好事！”他指着夹有一大卷纸的人给他们介绍道，“他叫刘纲，是咱卡巴什乡司法办主任。刘主任，把布告发给他们，让他们看看。”

刘主任在沙地上往开展着布告，布告有报纸那么大，上面印满了字，下面还盖着一个大红公章。接着，他给他们发放着布告。这时，那个记者忙扛起摄像机，抢拍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。

他们接过看了看，又回头看着爷爷和羊倌马三贵。爷爷是我们这儿远近闻名的老先生，不仅能识文断字，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那马三贵小时候上过两三年学，也认得几个字。

马三贵举着那张大纸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：

“森、牧、令……”

“三贵哥，”我一听，马上纠正道，“不是森牧令，是禁牧令。”

三老婶他们一听“禁牧令”三个字，脸色“唰”地变了。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都举头盯着李乡长。

“给你们介绍一下，”李乡长指着那位穿西服的人，“这位是咱们旗人民政府禁牧办主任白草原同志。白主任，你给他们宣读一下？”

白主任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让司法办刘主任宣读吧。”

司法办刘主任转头看李乡长。

李乡长：“好。刘主任，那就你宣读吧。”

司法办主任刘纲清了清嗓子，拉着声腔宣读过：

关于在全旗（县）范围内禁止放牧的命令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旗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、各大企业：

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实现我旗农牧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中共××××旗委员会、××××旗人民政府《关于在全旗推行舍饲养羊的

决定》(×党发〔1999〕×号)精神,经旗人民政府研究,发布如下命令。

从2000年5月1日起,在××××旗境内全面实行禁牧。其中生态工程、世行项目工程、水保工程、“五荒”治理工程、林业等重点工程项目区及乡镇、村、企事业单位确定的绿化区和已治理好的水保、林业项目区内,从1999年12月31日起禁止放牧。

凡在规定禁牧时间内没有禁牧,继续滥牧破坏植被的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及国务院、自治区有关规定,对责任人依法查处,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要切实加强禁牧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、负总责,分管领导要具体抓,其他领导要配合抓,要切实形成领导合力,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对领导不力的乡镇及部门领导,要追究其领导责任。

全旗要走建设养畜的路子,转变传统的畜牧业饲养方式,狠抓植被建设,大力推行舍饲养羊,使畜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此令。

××××旗人民政府(章)

1999年11月××日

刘主任宣读毕,羊倌马三贵“腾”的一下从地上弹起,用放羊杈指着上苍:“哎呀,牛蛋说对了!天,真的要刮大风啦!”

人们都抬头看天……我心里问道:我说对甚了?难道这就是我所感觉到的大风?

我也抬头看天,天蓝蓝的。

马三贵将杈把从天空上劈了下来，一下指在了李乡长的鼻子上，像一头愤怒的狮子，歪着头瞪着眼吼道：“你们、你们这是要活杀我们呀吧？！”

“三贵、三贵，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。”李乡长后退着，羊倌举着杈把紧逼着。刘公安一看，忙掏出手铐，一步跨上来挡住了马三贵。

马三贵彻底被激怒了，脖子一伸，一下将那张因激怒而变了形的脸冲着刘公安的脸贴了上去。

“咋？要给我上铐子？”马三贵扔下杈把，两手“唰”地杵在了刘公安的眼前，“好啊！正好！我给村里放羊，还能勉强养活自己。现在，你们要砸我活命吃饭的碗。好啊，把我逮回去正好有个吃处有个喝处！来，给我戴上！”刘公安一手提着铐子，一手擦着脸上羊倌那愤怒的唾沫。马三贵见他不给自己上，便抓住铐子冲左手腕一磕，铐子就扣在手腕上了。这，把刘公安吓了一跳。他拿出铐子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他却自己把自己给铐上了。

刘公安慌了，一手抓着铐子的另一头，一手在身上翻着开铐子的钥匙。爷爷走过来拍了拍马三贵的肩。

“三贵，不要闹腾啦！”

“老叔，你别管！看他们能把我咋的！”

“这娃娃，胡说！”爷爷回头对刘公安，“快开。”

刘公安要开锁，羊倌不让，两人就揪扯了起来。两人一揪扯不要紧，戴在羊倌手上的铐子像一条蛇咬住了他的手腕，在“咯叭叭”地叫着。

马羊倌一看，手腕出血了，他一头杵在刘公安的胸口：“今天你就把老子的命要了！”刘公安怕铐子咬断他的手腕，忙放开手向后退着。